

# 童年就是天堂

□蒋子龙



天堂往往被神话故事描绘得云遮雾绕、虚无缥缈,没有绿色和人间烟火。我所经历过的天堂恰恰相反,那里是一片绿色,而且是一种生机勃勃的翠绿,富有神奇的诱惑力和征服性……差不多人人都有过这样的天堂——那就是童年。

童年的色彩就是天堂的颜色,它为人的一生打上底色,培育了命运的根基。因此随着年纪的增大,会更加向往能再次躲进童年的天堂。

我儿时的冬季是真正的冰天雪地,没有被冰雪覆盖的土地被冻得裂开一道道很深的口子。即使如此,农村的小子除去睡觉也很少待在屋里,整天在雪地里摸爬滚打。因此,棉靴头和袜子永远是湿漉漉的,手脚年年都冻得像胡萝卜,却仍然喜欢一边啃着冻得梆硬的胡萝卜一边在外面玩耍:撞拐、弹球、对汰……

母亲为防备我直接用棉袄袖子抹鼻涕,却又不肯浪费布做两只套袖,就把旧线袜子筒缝在我的袄袖上,像两只毛烘烘的螃蟹爪,太难看了。这样一来,我抹鼻涕就成“官”的了,不必嘀嘀咕咕、偷偷摸摸,可以大大方方地随有随抹、左右开弓。半个冬天下来,我的两只袄袖便铮明瓦亮,像包着铁板一样光滑刚硬。一直要到过年的时候老娘才会给我摘掉两块铁板,终于能看见并享受到真实而柔软的两只棉袄袖子。

农村的孩子恐怕没有不干活的,可能从会走路开始就得帮着家里干活,比如晒粮食的时候负责轰鸡赶鸟、大人干活时在地头守着水罐,等等。农村的活儿太多太杂了,给什么人都能派上用场,孩子们不知不觉就能顶事了,能顶事就是长大了。但男孩子第一次下地,还是有一种荣誉感,类似西方有些民族的“成人节”。我第一次被正式通知要像个大人一样下地干活,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,我记得还没有上学嘛,提一个小板凳跟母亲到胡萝卜地间苗。母亲则挎一个竹篮,篮里放一罐清水,另一只手里提着马扎。我们家的胡萝卜种在一片玉米地的中间,方方正正有五亩地,绿茵茵、齐刷刷,长得像蓼草一样密实。我们间苗从地边上开始,母亲坐在马扎上一边给我做样子,一边讲解,先问我胡萝卜最大的有多粗,我举起自己的胳膊,说最粗的像我的拳头。母亲就说两棵苗之间至少要留出一个拳头的空当,空当要留得均匀,但不能太死板,间苗要拔小的留大的……

许多年以后我参军当了海军制图员,用针头在图板上点沙滩的时候,经常会想起母亲给我讲的间苗课,点沙滩就跟给胡萝卜间苗差不多,要像筛子眼儿一样点出规则的菱形。当时

我最大的问题是坐不住屁股,新鲜劲儿一过就没有耐性了,一会儿蹲着,一会儿站起来,一会儿喝水,喝得肚子圆鼓鼓的又不不停地撒尿……母亲后来降低条件,我可以不干活但不能乱跑,以免踏坏胡萝卜苗。于是就不停地给我讲故事,以吸引我坐在她身边,从天上的星星直讲到地上的狗熊……那真是个幸福的下午。自从我能下地野跑了,就很少跟母亲这样亲近了。

秋后遍地金黄,金黄的后面是干枯的白色,这时候的绿色就变得格外珍贵了。我背着筐,提着镰刀,满洼里寻找绿色——在长得非常好的豆子地里兴许还保留着一些绿色。秋后的嫩草,又正是牲口最爱吃的。在豆子地里打草最苦最累,要在豆秧下面半蹲半爬地寻找,找到后跪着割掉或拔下。嫩草塞满了把,再爬

到地外边放进筐里,然后又一头钻进汪洋大海般的豆子地。

我只要找到好草,就会不顾命地割满自己的筐。当我弯着腰,背着像草垛般的一筐嫩草,迎着辉煌的落日进村时,心里满足而又骄傲。乡亲们惊奇、羡慕,纷纷问我嫩草是从哪儿打来的,还有的会夸我“干活熟”!(沧州话就是不要命的意思)我不怎么搭腔,像个凯旋的英雄一样走进家门,通常都能得到母亲的奖励。这奖励一般分两种:一种是允许我拿个玉米饼子用菜刀切开,抹上香油,再撒上细盐末。如果她老人家更高兴,还会给我三分钱,带上一个焦黄的大饼子到街里去喝豆腐脑。你看,又是吃……但现在想起那玉米饼子泡热豆腐脑,还香得不行。

令我真正感到自己长大了,家里人也开始把我当大人用,是在一次闹大水的时候。眼看庄稼就要熟了,突然大雨不停,大道成了河,地里的水也有半人深,倘若河堤再出毛病,一年的收获将顷刻间就化为乌有。家里决定冒雨下地,往家里抢粮食,男女一齐出动,头上顶着大雨,脚下踩着齐腰深的水,把半熟的或已经成熟的玉米棒、高粱头和谷子穗等所有能抢到手的粮食,掰下来放进直径近两米的大筐箩。我在每个筐箩上都拴根绳子,将绳子的另一端系在自己腰上,浮着水一趟趟把粮食运回家。后来全身被水泡得像白萝卜,夜里我睡得像死人一样,母亲用细盐在我身上轻轻地搓……

至今我还喜欢游泳,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练的。在我十四岁的时候,母亲去世,随后我便考到城里上中学,于是童年结束,从天堂走进人间……但童年的经历却营养了我的整个生命,深刻地影响了我一生的生活。我不知别人是不是也这样,我从离开老家的那一天就经常会想家,怀念童年的生活……

## 谈天说地

# 茄子

□尤今

有一天,几名不同籍贯的朋友一起聊天,主题是“茄子”。

大家都爱茄子,都自诩有烹调茄子绝佳的方式。

潮州籍朋友把茄子煮熟,去皮,捣成泥状,然后,以热油把蒜末爆香,再将茄子泥和蛋沫同煎。煎好后,金光灿灿,好吃得吮手指。

海南籍友人将茄子煮熟后,剖开,倒入香脆的小洋葱和自制的辣椒酱,趁热而食,茄香如蛇,入喉后缠得人神思恍惚。

客家朋友以碎猪肉、虾丁和咸鱼制成馅料,填入剖开的茄子里,慢火煎熟。百味聚集,百吃不厌。

福建籍朋友把茄子切成三角形,和虾米、辣椒同炒,炒至绵软;香香辣辣,吃时仿佛在品尝火辣的人生。

广东籍朋友最讲究,以鸡皮熬油,将鸡肉切丁,加入豆酱和辣油,连同切丁的茄子一起放入砂锅里,慢火熬煮。煮成的茄子,风味绚烂,足以让人吃得灵魂出窍。

来自四川的朋友,把茄子去皮,切成条状,在油里炸软,再和辣豆瓣酱、肉碎同炒。软而不糊的茄子饱饱地吸着肉的鲜味,荤素熔于一炉,分外好吃。

座中有个东南亚朋友,见大家谈得热闹,不甘示弱地说道:

“茄子也是我的家中常菜。”  
众人向她追讨“烹茄妙方”,她好整以暇地说:

“我生吃,吃其原味。”  
好个返璞归真的“吃其原味”!  
也许,这才是品尝食物的最高境界啊!

## 大家V微语

# 弓和箭的关系

□曹文轩

●阅读和写作的关系,就是弓和箭的关系。离开阅读谈写作,基本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话题。只有广泛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,才能写出好文章。

●所有问题的提出和最终解决都要回到同一个点上,几乎没有一个问题和阅读是无关的,假如说一个小孩没有一定的阅读史,那么他的人格以及其他各个方面都不可能是健全的。一个健全的人格史,一个健康的成长史,必须依托一个比较好的阅读史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

●对于成长中的孩子而言,除去那些有害的书,即使都是有益的书,也是有区分的:一种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,一种是用于打完精神底子再读的。对于孩子而言,所谓的打精神底子的书,就是那种大善、大美、大智慧的书。这里,善、美和智慧,是用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,与孩子的认知能力相呼应。它们的功能是帮助孩子一个孩子确定基本的、合理而健康的存在观、价值观以及高雅的情调与趣味。

# 恩师教我学《论语》

□袁世杰

2019年是我的恩师王延海教授诞辰八十周年,偶然得到为他撰写一篇纪念文章的邀约,我立即不揣冒昧慨然允诺。

从学术或地位上讲,其实我并没有写文章纪念他的资格。延海先生曾得楚辞学大师、学界泰斗姜亮夫先生真传,生前是国内知名的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研究专家。他精于传道授业,门下高足众多,我没有传承他的学术衣钵,更没有成名成家。

然而师恩难忘。虽然距我2000年到延海先生新家最后一次拜望他已有近二十年了,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依然那样清晰、亲切地镌刻在我的心里。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受先生师恩之重,在年少求学最彷徨最艰难的时刻,他曾慷慨地给予我最宝贵的指导和帮助,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我受先生师恩之久,至今还深受其益。惟愿吾师地下有知,于学生之心也就“有威感焉”了。

跟延海先生的师生缘分,始于我1992年9月考入辽宁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,他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段。他不是一位特别擅长言辞的先生,却是最具亲和力中的一位,他总是笑呵呵的,而且笑起来特别和蔼,印象里最多的,是他夏天时一丝不苟地穿着或黑或白的衬衫,头发卷曲而平整,给人整洁舒服的感觉。我们这些学生当时在寝室通宵卧谈,以及毕业多年聚会回想当年时,总要提起延海先生惟妙惟肖关于“氓之蚩蚩,抱布贸丝”那一段的讲解,一起体味那妙不可言的欢乐。我当时只是按部就班上了先生一个学期的课,跟他并没有单独接触过,但心底里已埋下了对这位亲善和蔼先生的崇敬,以及对先秦文学的喜爱。

跟延海先生私下接触增多,了解和感情逐步加深,是从大三下学期选修的诗经研究课程快结束时才开始的。那时的我是一个十分胆怯内向的学生,直到选修课快结束了,才敢于走上前去跟先生表明准备报考他的硕士研究生的想法。他听了十分高兴,给我写了一份三本书的书目:分别是中华书局杨伯峻所作的《论语译注》和《孟子译注》,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程俊英所作的《诗经译注》,并很郑重地告诉我,这几本书是搞好古代文学研究的入门读物,一定要好好读原著,“下一番苦功夫”先把这几本书啃下来。还说了很多鼓励的话,并且给我留下电话号码,让我有问题随时跟他联系。这对于当时的我,恰似“久旱逢甘霖”,让迷茫的我找到了努力的方向,温暖而充满力量。

我拿到书目后十分兴奋,立即跑去

把书买了回来,感觉一条通向学术高峰的康庄大道已经在我面前铺就。然而现实很快就让我再次茫然,读原著太费劲了,而且很难记得住,越读越困惑。暑假结束返校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到先生家登门求教。先生的家就在辽大校园旁家属区的红砖楼内,室内的典雅整洁与室外的老旧形成鲜明对比,先生的书桌围在一排排高大厚重的书架当中,更让我心生肃穆和敬畏。先生和师母很热情地接待了我,并耐心地解答我的各种疑问。因为当时距离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只有半年时间了,他又给我开了一个备考应试的专业课书目。此后直到考试之前,我又几次登门或电话讨教,延海先生每次耐心细致解答后,总要鼓励我一番。

然而我辜负了延海先生对我的指教和期待,考研失利对于当时踌躇满志的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。离校之际,先生反复叮嘱我,明年再考回来,千万不要放弃。第二年,我真的考回来了,但遗憾的是,先生因为年龄原因不再带研究生了。但在读研期间,先生对我提携有加,经常督促和指导我的学业。

先生经常跟我讲,“读书和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,一定不要浮躁,不要着急。”虽然我毕业后没有走上自己心驰神往的学术研究道路,但先生跟我说的这些话却一直在影响我,我经常会在工作繁忙之余用一些笨功夫读原著。

我的书架里有四部用旧用破的《论语译注》,包括先生二十多年前第一次推荐给我时买的那本。按照他的悉心指导,我从最初的咬文嚼字的细读,到一目十行地通读,直到最后逐字逐句地整篇背诵。然而我越读越不敢说自己读透了这部书,每次诵读都会有有限以前不同的某种领悟。每隔一段时间,我都要拿出两三个小时,边喝茶,或者边散步,将这部书整个诵读一遍。学《论语》是学知识,更是学做事,学做人。诵读《论语》有时回想起与先生的几段交往,我愈来愈深入地领悟到,先生不止是教我读《论语》,也在用自己的言行教我用《论语》。

感恩先生教我读《论语》,用《论语》,我虽然没有走与先生同样的人生道路,但这部书我要一直努力学着读下去,用下去。学无止境,师恩无边。

##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张红宇  
一版编辑:赫巍利  
一版美编:冯漫图  
编:王泰舒

零售  
专供报



6 935970 566666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,请与lswbcsgh@sina.com联系